

T h e

S e c r e t

D i a r i e s o f

C h a r l o t t e

B r o n t ë

夏洛蒂·勃朗特
的秘密日记

✿ Syrie James

[美] 塞尔丽·詹姆斯 著
陈俊群 译

在不列颠群岛一座偏远农舍的地窖里，
一本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日记，
复现了一个真实的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的隐秘人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D i a r i e s o f

C h a r l o t t e

B r o n t ë

夏洛蒂·勃朗特
——的秘密日记

 Syrie James

[美] 塞尔丽·詹姆斯 著
陈俊群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1585

Copyright:© 2009 by Syrie James

Copyright licensed by Laura Dail Literary Agency,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洛蒂·勃朗特的秘密日记 / (美) 詹姆斯著: 陈俊群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8959-8

I. ①夏… II. ①詹… ②陈…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 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236 号

责任编辑: 吴继珍

选题策划: 方雨辰

装帧设计: 瀚 情

夏洛蒂·勃朗特的秘密日记

〔美〕塞尔丽·詹姆斯 著

陈俊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5 千字 开本: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

201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7-02-008959-8

定价: 29.80 元

献给我的丈夫比尔及儿子瑞恩和杰夫，
感谢你们永无止境的爱和支持！
并以此纪念我挚爱的母亲琼·阿斯特拉罕
——一位洞察秋毫、聪慧慷慨的女人
——她总是说我应该写作。

作者前言

亲爱的读者：

如果您愿意的话，不妨想象一下，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在文学界激起了巨大的骚动：在不列颠群岛一座偏远农舍的地窖里，被掩埋并遗忘了。一个多世纪的一系列日记，被正式确认为夏洛蒂·勃朗特的私人日记。那些日记会揭示些什么呢？

每个人都保有秘密，夏洛蒂·勃朗特，这位情感丰富用英语写出那些最为浪漫和畅销小说的女人，当然也不例外。通过夏洛蒂的传记和幸存的书信，我们对她已经有了很多了解，但是与勃朗特家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夏洛蒂也有其个人深藏不露的一面。这一面她从来没与人分享过，即使是与她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

夏洛蒂·勃朗特心里到底藏匿着怎样的隐私？她内心深处有着怎样的思想和情感呢？她最隐秘的记忆又是什么呢？她的弟弟妹妹们同样是由本能驱使的天才艺术家，她与他们的关系如何呢？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的女儿，几乎终身居住在约克郡偏僻的乡村里，又怎么能写出在这个世界上最受喜爱的小说《简·爱》的呢？更让我们好奇的是：夏洛蒂曾经找到过自己的真爱吗？

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开始了对夏洛蒂一生的细致研究。我发现自己对勃朗特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但却很少被人提及的部分尤为着迷：夏洛蒂与她父亲的副牧师阿瑟·贝尔·尼科尔斯有着漫长而暴风雨般的情

爱关系。众所周知，夏洛蒂·勃朗特一生曾被四次求婚，其中最著名的是来自尼科尔斯的。然而，在勃朗特的传记里，阿瑟·贝尔·尼科尔斯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虚幻模糊的人物，前半部分被一笔带过，后半部分也没有详尽的描述。事实上，尼科尔斯先生在勃朗特家的隔壁居住了八年，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与勃朗特家里的人打交道，而且在他鼓足勇气向夏洛蒂求婚前，就早已深深地暗恋上她。

夏洛蒂曾经回应过尼科尔斯的爱情吗？她嫁给他了吗？正如夏洛蒂本人可能会说的那样，这正是这个故事的悬念。我甚至认为，探索有关这段两难困境的感情，应该就是她最初写下这几卷书的动力所在。

您即将读到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夏洛蒂的生平故事是如此吸引人，所以我的讲述几乎完全能够以事实为基础，只在我认为必要的地方进行一点推测，以便增强戏剧性冲突或是填补历史上的空缺。我还添加了精选的评论和脚注作为说明。尽管有些人也许认为，比起传统的日记来，这个即将展开的故事更像夏洛蒂的一本受人喜爱的小说，因为她是在回忆过往的事情，而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记录它们。我相信夏洛蒂会以这种方式来书写它，因为这正是她感觉最为舒适的一种风格和结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怀着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女人的极大敬意和崇拜，来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的秘密日记》吧。

塞尔丽·詹姆斯

Syrie James

T h e

S e c r e t

D i a r i e s o f



有人向我求婚了。

日记：发生在几个月前的这桩求婚使我们整个家族——不，整个村落——一片哗然。这个胆敢向我求婚的人是谁？为什么我父亲那么坚决地反对他？为什么有一半霍沃斯居民决心动用私刑处死——或开枪击毙他？自从他提出求婚的那一刻起，我就一夜又一夜地失眠，沉思默想着导致这一战事的众多原因。我不明白，事情究竟怎么会变得如此失控呢？

我曾经描写过爱情的欢乐。很长时间以来，我在内心深处梦想着与一个男人有亲密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位简都应该拥有她的罗彻斯特——不是吗？不过，很久以来我已经对自己生活中也有这种经历不抱希望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寻求一份职业，并且找到了，现在我将——我必须——抛弃它吗？一个女人有可能将自己同时完全地奉献给一份职业和一个丈夫吗？一个女人的思想和心灵，这关键性的两半能够和平共存吗？必须如此，因为，我相信，采用任何其他方式都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在极度欢乐或感情痛苦的时候，遁入想象的慰藉中。在那里，在散文或诗歌里，我躲在小说的面纱后面发泄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情感。然而，在这些纸张上，我希望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我希望在这里卸下我灵魂的负担——揭示至今只与几个最亲密的

朋友分享过的某些事实——有些我从来没敢透露给任何一个活人，因为我发现自己今天处于危机时刻，面对着最为严峻的窘境。

我敢公然反抗父亲，并且激怒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来接受他的求婚吗？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接受吗？我真的爱这个男人并且希望做他的妻子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甚至不喜欢他，不过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我看来，我所有过的每一个经历和我所爱过的每一个人，都以某种重要的方式造就了今天的我。只要有一笔落在画布上的方式不同，或泼洒在上面的颜色更深或更淡，我现在就会是一个迥然不同的人。所以我借助笔和纸来寻找答案，也许采用这种方式，我能够努力弄清是什么把我带到这一时刻，逐渐理解我的感受——以及上帝出于善意和智慧想要我做什么。

但是，别出声！一个故事不能从中间或结尾处开始。不，为了好好讲述，我必须回到过去——回到一切开始的时候：回到将近八年前那个暴风骤雨的日子，当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牧师住宅的门前。

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天色阴沉、寒冷刺骨的日子。

天亮时，我被一个巨大的炸雷声惊醒，几分钟后，乌云密布的灰色天空豁然敞开，大雨倾盆而下。整个上午，雨水泼洒在牧师住宅的窗扉上，猛烈地敲击着房顶和屋檐，淹没了附近墓地里密密麻麻的墓碑，在隔壁小巷里的石板上舞蹈，汇成小溪，稳稳流过教堂，流向村里那条陡峭的鹅卵石主道。

然而，在牧师住宅的厨房里，一切都是温馨的，充满了新鲜面包的香味和慷慨火炉的温暖。那是星期一——烘烤日——我妹妹艾米莉说它很合时宜，因为那天也是我的生日。纪念这种日子我总是喜欢尽量不兴师动众；但是，艾米莉坚持说我们应该抽时间私下庆贺一下，因为我满二十九岁了。

“这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十年里的最后一年了。”艾米莉说，一边熟练地在屋中央铺满面粉的桌子上揉着一团面。两个面包已经在烤炉里，

另一个生面团正在一块布下面膨胀。我正在准备一个派和一个馅饼。“至少，我们得用一块蛋糕来纪念这个日子。”

“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任何意义。”我说，一边量出做一个油酥面皮所需的面粉来。“没有安妮和布兰韦尔在这儿，那不会感觉像什么晚会的。”

“他们不在，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欢乐推迟，夏洛蒂。”艾米莉严肃地说，“只要我们还活着，就应该珍视并且享受生活。”

艾米莉比我小两岁，是我们家个头最高的人，除了爸爸以外。她具有双重和多重气质的复杂个性：说到生与死的意义，她会郁郁寡欢、反躬自省；当我们静观世间的许多欢乐和自然美景，她会阳光灿烂、心旷神怡；只要能在家生活，在荒漠的环抱中，艾米莉就能感觉幸福，并且安逸地对待生活。艾米莉不像我，她很少心情沮丧。她喜欢沉浸在思绪或书本里，胜过生活中的任何其他职业——一个我由衷赞同的喜好。艾米莉不看重公众舆论，对时尚毫无兴趣。尽管穿束腰合身的长衣和多褶皱的宽松裙子已经流行很久，但艾米莉依然更喜爱穿无定形的老式连衣裙和贴腿的细瘦裙子，那并不特别适合她瘦长的体型。除了在荒野上散步，她很少出门，所以这几乎没什么关系。

因为身材苗条、肤色白净、黑头发仔细盘在一把西班牙梳子下，艾米莉让我想起一株刚毅的树苗：纤瘦、优雅，但不屈服；在孤独中勇敢坚韧，不畏风雨的侵蚀。在陌生人面前，艾米莉退避三舍，极其凝重和沉默；可与家人在一起时，她热情奔放、敏感细腻的本性得到充分体现。我深深地爱着她，就像对生活本身的热爱一样。

“我们有多久没在一起庆贺你的生日了？”艾米莉继续说。

“我记不起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了。”我遗憾地说。

的确，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和我的所有弟弟妹妹们一起待在一个地方了，除了圣诞节和暑假那短短的几个星期。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最小的妹妹安妮一直待在约克附近的绿庄府，为鲁宾逊家做家庭女教师。我们的兄弟布兰韦尔，比我小十四个月，三年前也跟安妮一起，做了那家的长子的家庭教师。在那之前的那些年，很多时间我离家在学校，先是作为学生，后是作为教师，接着自己也做了家庭女教师的工作。再后

来我去比利时待了两年：结果证明那是我生命中最受影响、最激动人心、最改变生活且令人心碎的一次旅居。

“我在为你做一个香味蛋糕，然后就齐全了。”艾米莉说，“晚饭后，我们坐在火炉旁，互相讲故事。也许苔比和爸爸会加入我们的。”

苔比是我们的老仆人，一位善良、忠诚的约克郡女人，从我们小时候起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在过去的岁月里，当苔比碰巧心情不错时，她会把她们的熨烫桌端到餐厅的壁炉边，允许我们围坐在桌子旁。她一边整理床单和无袖衬衫或卷她的睡帽边，一边用从旧童话和民谣里听来的爱情、冒险故事来满足我们热切的注意力——或者，我后来发现，来自她最喜欢的小说，比如《帕梅拉》^①。在别的时候，爸爸会激动人心地再现鬼怪故事和古代的当地传说，使得火炉旁的夜晚充满生气。

不过，今晚爸爸愿不愿意加入还不一定呢。

我瞥了一眼厨房窗外的荒漠。一场暴雨扫过远处的山峰，一朵朵低垂、凌乱的云彩掩盖了它们的峰顶。“过生日的绝妙天气啊！至少这一天和我的心情相称：黑暗阴沉，暴风雨肆虐，望不到尽头。”

“你说话的腔调很像我呢。”艾米莉答道，一边把做蛋糕的配料搅拌在一起。“别灰心。如果我们过一天是一天，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自行解决的。”

“怎么解决？”我叹了口气。“爸爸的视力一天比一天模糊了。”

我父亲是爱尔兰移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接受的教育，远远超越了他贫穷和文盲的家庭地位。当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注册干事由于爸爸浓重的爱尔兰口音而不明白怎样拼写他的姓时，他自己把它写了下来，将布兰特改成了更为有趣的勃朗特，取希腊单词“雷”的意思。爸爸是一个善良、仁慈、活跃和睿智的人，博览群书，他对文学、艺术、音乐和科学的兴趣，远远超出他作为约克郡一个小教区牧师的学识范围。他爱好写作，发表过几首诗歌和宗教故事，以及大量的文章。他积

^① 塞缪尔·理查森的小说《帕梅拉》或《贞洁得报》（1740），讲述一个女佣最终嫁给地富有的男主人的故事。

极参与社区政治，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牧师。他也极度烦恼：因为今天，在六十八岁的高龄，在为教堂忠诚服务了一辈子后，我们敬爱的父亲快瞎了。

“现在爸爸所有的阅读和写作工作都得我做。”我说，“我担心不久他就不能胜任他在教区里的最基本的职责——要是他完全失明的话，我们怎么办？父亲不仅会失去他生活中不多的一切的乐趣，要完全依赖我们——你知道这是他极为害怕的情形——而且毫无疑问他会被迫失去职位。到那时我们不仅会失去他的全部收入，而且还会失去我们的家^①。”

“在别人家，儿子会充当财政上的救星呢，”艾米莉摇了摇头说，“可是我们的兄弟从来没有一份工作能做得长久。”

“的确，他在绿庄的家庭教师工作是他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了。”我补充道，一边卷开油酥面皮。“他在那里很被看重哦。不过，他的收入几乎不够自己的开支。艾米莉，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如果爸爸的身体垮了，支撑家庭的全部重担将完完全全地落在我们的肩上。”

我相信，对于这一责任的分量，我比弟弟妹妹们感受更为强烈，也许因为我是最年长的孩子——这不是由出生的顺序决定的，而是因悲剧和缺位而获取的一个位置。对于母亲我只有最为模糊的记忆，她在那么些年里生下了六个孩子，在我五岁那年就去世了。我心爱的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童年时就死了。我和弟弟妹妹受到父亲的教育，由搬过来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一位对人严格要求、做事有条不紊的姨妈养育，遁入书本和幻想的愉悦世界里。我们在荒漠上漫游，描描画画，着迷地读呀写呀，全都梦想着有一天成为有作品出版的作家。尽管我们的写作梦从来没有消退过，可很早以前就因生活所迫而被放置在一边：我们不得不谋生啊。

向我和妹妹们敞开的唯一职业是——做学校教师或当家庭女教师——两个都是我看不起的签约仆役职业。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相信我

^① 当一个牧师退休时，他就不得不将他的全部“生计”交给他的继任者，包括他的收入以及任职期间供他使用的住宅。

们的最佳选择是自己开办学校。正是怀着这个目标——我们学会法语和德语，增加我们吸引学生的机会——我和艾米莉三年前去了布鲁塞尔，我还独自多待了一年。回来后，我试图在霍沃斯牧师住宅开办一所学校。然而，尽管我们做出了最为精诚一致的努力，还是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来。

我不能责怪他们，霍沃斯只是北约克郡的一个小村子，远离任何地方。在我们整个荒漠教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家庭。这个地区冬天被白雪覆盖，一年中的其他三个季节都受到寒冷无情的狂风的袭击，也没有铁路服务，最近的镇子凯格利位于山谷下面的四英里处。在牧师住宅后面及周围，静静地躺着连绵起伏、无边无际、多风的荒漠山坡。并不是每双眼睛都能像我和弟弟妹妹的那样，在广袤无垠、荒芜凄凉的地形中发现美。对于我们来说，荒漠一直有点像一座天堂，一个可以遁入的地方，让我们的想象力得以疯狂地自由飞奔。

牧师住宅位于一座崎岖陡峭的山坡顶上，是一座结构对称的两层楼的灰石头房子，建于十八世纪末。它俯瞰着一小块难以分辨出来的正方形草坪，在一排矮石墙的另一面，广场紧邻着拥挤不堪、杂草丛生的墓地，再过去就是那座教堂。我们不是热情很高的园丁，因为除了覆盖着潮湿石头和土壤的苔藓外，气候并不适宜植物的生长，沿着我家那条半圆形的砾石小道，只有几株果树和一些零乱的荆棘和丁香花。

虽然花园可能被忽视，但我们的房子并没有如此。房子里里外外的一切都被打理得温馨可爱、一尘不染，从装着乔治王朝时代风格窗格那闪闪发光的窗玻璃，到一尘不染的沙石地板，一直从厨房延伸到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没贴墙纸的墙壁被粉刷成漂亮的鸽灰色，因为爸爸害怕火灾（孩子、蜡烛和窗帘的危险组合），所以我们一直用屋内百叶窗而不挂窗帘，并且餐厅和客厅（爸爸的书房）只铺小地毯。我们的所有房间，楼上和楼下，都分配得紧凑而合理，家具稀少但结实：带绒毛坐垫的椅子和沙发、红木桌子、几个装满我们从小以来就喜爱的经典名著的书架。牧师住宅根本算不上一座华丽的房子，可它是霍沃斯最大的，并因此而小有名气。我们既不要求也不渴望更多，我们深爱着它的每一个

角落、每一道缝隙。

“到现在为止，我们霍沃斯已经有七个月没有副牧师协助爸爸了，”我说，“如果不算上奥克森霍普的约瑟夫·格兰特牧师的话。他太忙于自己的新学校了，根本没真正帮上什么忙。”

“明天，爸爸不是要见一个希望很大的副牧师人选吗？”

“是啊。”由于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处理父亲的来往信件，所以对提到的这个人有一丁点了解。“他是来自爱尔兰的尼科尔斯先生，他回复了爸爸登在《基督教会报》上的广告。”

“也许他会适合的。”

“希望总是有的，一个好的副牧师会为爸爸省下一些时间，到时候我们就全都能够决定该做些什么了。”

“不再有什么好的副牧师这种事了。”我们的白发仆人苔比用口音很重的约克郡长调嘟囔着，她正从食品贮藏室提了一篮子苹果蹒跚着走进厨房。“现如今那些年轻牧师是那么高高在上，瞧不起人，把每个人都踩在脚下。在这所房子里，我是一个仆人，不值得他们以礼相待。他们总是在批评约克郡人和约克郡人的言行举止。他们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在牧师家里吃吃喝喝。可没有理由啊，什么都不为，就给女人添麻烦。”

“我不会那么介意的，”我插嘴说，“只要他们看上去满意我们端上来的东西；可他们总是抱怨。”

“老教师们赛过那一整堆大学的小伙子们。”苔比叹了口气，坐进桌子旁的一张椅子上，开始削苹果。“他们知道什么是良好的行为举止，并且对地位高和地位低的人都和和气气。”

“苔比，”我突然瞥了一眼壁炉上方的钟说，“邮件来了吗？”

“来了，没有你的邮件，孩子。”

“你肯定吗？”

“我没长眼睛吗？你指望谁会给你写信？两天前你不是刚收到你朋友爱伦的一封信吗？”

“是的。”

艾米莉目光犀利地瞥了我一眼。“不要告诉我你还在希望收到来自布鲁塞尔的信?”

我感到一股热浪涌上脸庞，眉毛上冒出汗来。我告诉自己这是因为火炉的温度，与艾米莉的话语或犀利猛烈的眼神没什么关系。“没有，当然没有。”我撒谎说。我用围裙角擦了擦额头，这样做时，眼镜上沾了面粉。我飞快地把它们取下来，轻轻擦了一下。

事实上，我以前收到过来自布鲁塞尔的五封信，它们藏在我梳妆台最下面一个抽屉里：来自某个男人的信件，已经被阅读和重读了那么多次，以至于随时可能因磨损而在折缝处破碎。我渴望还有另一封书信，但自从收到最后一封起已经整整一年了，那封信却一直没来。我感觉到艾米莉的眼睛在盯着我，在家里的所有人中，她最了解我——并且从没有本身一样东西逃脱过她的眼睛。不过，还没等她再说什么，门铃的绳索就开始震动，接着门铃响了。

“在这么糟糕的天气，会是谁呀?”苔比问道。

一听到铃声，舒舒坦坦躺在火炉旁的那两条狗跳了起来。那条查尔斯国王长毛垂耳狗毛毛，性情温顺、毛发光滑、黑白相间，它只是心平气和、饶有兴趣地眨了眨眼睛。艾米莉的狗养养，是一条笨重庞大、长着狮子一样的黑头的滑皮短腰看家狗，它大声吼叫着冲向厨房门口。艾米莉立即抓住它的铜项圈，把它拉了回来。

“养养，别叫!”艾米莉叫道，“我真希望不是格兰特先生或布莱德利先生来喝茶，今天我根本没心情服侍本地的副牧师们。”

“喝茶还太早。”我说。

养养继续凶猛地狂吠着，艾米莉使出全身的力气来控制它。“我把它关进我的房间去。”艾米莉说着，飞快地走出厨房，上了楼梯。

我非常明白艾米莉对陌生人的厌恶，知道她不会那么快回来。由于苔比又老又瘸，而通常处理家里最粗活计的女仆玛莎·布朗因膝盖疼回家待一个星期，所以开门理所当然是我的工作。

整个上午都在厨房里弄得又热又累，我没时间考虑我的外表，只是在门厅的穿衣镜里顺便扫了一眼。我从来不喜欢看自己的形象，我个头

极为矮小，镜子里的那张五官平平、脸色苍白的脸上总是能发现不满意之处。这时，使我更加沮丧的是，快速的一瞥使我想起自己穿着最旧最难看的连衣裙，头上包着头巾，围裙上是一道道面粉和正在制作的派里面的香料，两手和额头上也沾了面粉。我迅速用围裙轻轻拍了一下额头，那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了。

门铃又响了，我赶紧跑下大厅，毛毛的脚趾甲在我脚跟后边答答地敲打着石头地板。我来到前门，打开了门。

一股风雨径直猛吹进来，我面前的台阶上站着一个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裹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和礼帽，躲在一把遭到风雨围攻的黑伞下。令他惊慌失措的是，一阵风刮过，那把伞突然翻了个底朝天。此刻，没了雨伞的保护，一眼看过去，他极像一只淋湿了的大耗子。他眯斜着眼睛，狂乱地拼命想扶正雨伞并眨着眼睛抵挡那猛冲来的雨水，因此我难以看清他的长相。更加糟糕的是，他一看见我就立即摘去礼帽，结果被暴风雨愈加彻底地浇淋。

“你的主人在家吗？”他声音深沉、饱满，夹带着的凯尔特口音，立即表明他是爱尔兰人，略带的一丁点苏格兰口音又使得事情更加复杂了。

“我的主人？”我气愤地重复道——紧接着是一种屈辱感，他误以为我是仆人！“先生，如果你指的是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的话，他的确在家，他是我父亲。请原谅我的外表，我通常不是从头到脚盖满面粉来迎接客人的，今天是烘烤日。”

年轻人看上去一点也没为他的失误不安（也许是因为他正被冰冷刺骨的雨敲打着），他只是眯斜着眼睛说：“抱歉，我是阿瑟·贝尔·尼科尔斯。我一直在与你父亲就副牧师一职通信，原定明天到，但由于我比预计的提前一天到了凯格利，我想我可以顺便来拜访一下。”

“啊，是的，尼科尔斯先生，请进来。”我客气地催促道，退后一步，让他飞快地从我身边走进门廊。把呼啸的风雨关在门外后，我抬头对他一笑，说道：“真是一场可怕的暴雨啊，是吧？我一直指望能看见一队动物成双成对地跑下小巷呢。”